doi. 10. 3724/1005-0566. 20260303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辨析：基于地理学的视角

刘学敏，李　强，王欣怡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摘　要：黄河流域是我国最早的人类活动地理单元，也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和生态屏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为科学理解黄河流域区域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促进高质量发展，依据地理学中流域、经济带、都市圈等基本概念，辨析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认为，应准确把握黄河流域的范围，既不扩大化，也不缩小化，基于其地理空间与资源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而提出的区域发展政策建议才符合现实需求。“黄河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层面并不存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是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等的全面协调，要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各区域应有差异化的发展目标和特定路径。不应将黄河“几”字弯都市圈理解为单一的都市圈，其空间范围涉及多个城市群。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29.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6)03 - 0022 - 09

Geography-based issues related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LIU Xuemin, LI Qiang, WANG Xinyi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tands as China's earliest geographical unit of human activity and remains the most vital economic zone and ecological barrier today. It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stitute a millennium-long strategy crucial to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basi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growth, the study analyzes geography-based issues through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including river basins, economic belts, and metropolitan areas. First, defining the basin's scope requires precise balancing—neither overextending nor underestimating its boundaries. Development policies should align with actual needs, grounded in the region's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s. Second,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Belt" does not exist as a single entity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i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basin demands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across economic, social, demographic, resource,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Ecological protection must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while economic growth forms the cornerstone, with each region pursuing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goals and tailored strategies. Moreover, the "Ji" character-shaped Yellow River metropolitan area should not be narrowly interpreted as a single urban cluster, as its spatial scope encompasses multiple metropolitan regions.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Yellow River Basin; geography

作者简介：刘学敏(1963—)，男，山西襄汾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通信作者：李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不仅是最早的人类活动地理单元,也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和生态屏障之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既得黄河哺育泽被之利,也饱受洪水泛滥之苦。“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治理是历朝历代都无法回避的要务,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把“根治黄河”上升为重要国策。1954 年,《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作为第一部大江大河综合规划发布,指导了国家早期的治黄工程建设。2002 年,针对当时突出的水患问题,国务院批复的《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侧重黄河的治理与开发。2013 年,国务院批复的《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确立了黄河治理开发与保护的总体目标,综合构建全流域的水沙调控、防洪减淤、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和水生态保护、流域综合管理等六大体系。经过数十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黄河水患得以根本解决,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立了黄河流域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针[1]。为此,学术界掀起了相关研究的“热潮”。中国知网显示,2020—2024 年间,相关研究论文每年都有近千篇,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些研究对于黄河流域、黄河经济带、黄河“几”字弯都市圈、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概念的认识也有失偏颇,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就难免脱离实际,有些甚至南辕北辙。2025 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 2026 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仍然是未来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鉴于此,本文将依据地理学中流域、经济带、都市圈的基本概念,以及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提出的我国区域发展空间布局的基本框架,辨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以期为客观认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科学处理区域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促进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关于黄河流域的范围界定

(一)地理学意义的黄河流域

自然地理中的流域是指由分水线所包围的河川径流集水区,是水系的干流和支流流过的整个区域。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自西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区。根据流域的基本概念,黄河流域应是以上 9 省区中黄河干流和所有支流流过的整个区域,有明确的边界和范围(图 1),流域面积为 79.5 万平方千米(包括内流区 4.2 万平方千米),其中,上游干流河道长 3 472 千米,流域面积 42.8 万平方千米;中游干流河道长 1 206 千米,流域面积 34.4 万平方千米;下游干流河道长 786 千米,流域面积 2.3 万平方千米[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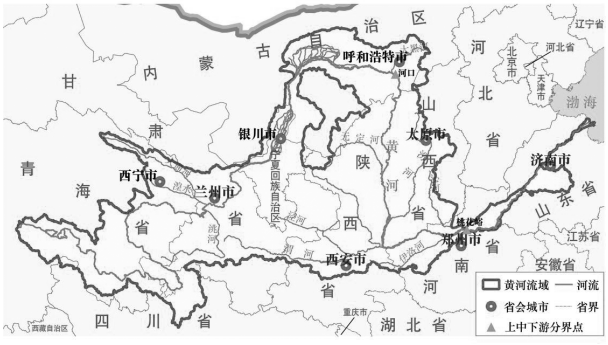


图 1　黄河流域图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下游的流域面积较小,甚至在郑州、开封等地因黄河成为地上“悬河”而没有流域,但因黄河历史上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曾“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袭夺”淮河和海河,洪涝灾害波及范围北达天津、南抵江淮,在区域地理研究中通常也会把黄淮海平原纳入黄河流域的范围。事实上,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1 年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涵盖了黄淮海平原,其规划范围为黄河干支流流经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区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国土面积约 130 万平方千米,大于地理学意义上的流域面积[3]。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综合治理黄河水患与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同时,实施了引黄入晋(黄河引水至太原、大同和朔州)、引黄济津

(黄河引水到天津)、引黄济青(黄河引水至青岛)、引黄入冀补淀(黄河引水补白洋淀)、引黄济岱(黄河引水应急补岱海)等水利工程,用以保障这些地区的工农业用水、人民生活用水、生态用水,因而把这些地区归于黄河流域是合理的。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区域经济和区域地理上,黄河流域的范围远大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流域面积,它涵盖了黄河干支流流经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区的相关县级行政区,以及下游的黄淮海平原地区。

(二)黄河流域的范围划定

在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中,对于黄河流域的范围界定有 69 个[4]、72 个[5]、63 个[6]、73 个[7]、66 个[8]、55 个[9]地级市等等,差异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是把黄河流域范围扩大化。这类研究把黄河流经的省级单元全部归于黄河流域。如:把内蒙古自治区全部都归于黄河流域等[10-11]。事实上,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等属于国家东北振兴战略的重点区域。又如:将四川省划入黄河流域,而黄河流经四川省 174.1 千米,占其干流总长度的 3.18%,主要支流有黑河和白河等,流域范围仅涉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县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红原县、松潘县和阿坝县等 5 个县。因此,在传统的大江大河流域划分上,四川省通常被归于长江流域,而且国务院 2016 年批准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也将四川省划入长江经济带。

二是把黄河流域范围缩小化。如前所述,尽管自然地理视角的黄河流域有着严格的范围界定,但区域地理研究中仍要兼顾流域与行政范围的关系,即使有些省级行政单元只有部分区域属于自然地理界定的黄河流域,但仍然认为该省全域属于黄河流域。如:陕西省的陕南地区属于长江流域,山西省的大同市、阳泉市、长治市等的部分地区属于海河流域,但陕西省和山西省通常被认为属于黄河流域。然而,现实中确实存在有些地方发展规划中机械恪守黄河流域自然地理界定的现象。如:《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把规划范围界定为黄河干支流流经 11 个市的 86 个县级行政单元,排除了其余的 31 个县级行政单元,使得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晋中市、阳泉市、长治市只有部分县市区纳入规划,制约了这些城市实施规划的整体性。

综上,既有的黄河流域相关研究中,因界定的区域范围不同、运用的数据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很大差异,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就会千差万别,从而会对区域发展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地方谋划区域发展战略和制定相关规划,皆应从客观实际出发,准确把握黄河流域的范围。

二、关于黄河经济带的争议

经济带是经济地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是大范围经济分布的概括,每个带皆具有内部的相似性和外部的差异性,可分为按自然条件和资源对经济的影响而分异的自然经济带,按发展和开发先后而划分的经济开发带[12],建设经济带的空间布局理念和模式完全符合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合理化的要求[13]。从地理学的视角看,异质性显著的三大自然地理单元、区分南北地域的秦岭—淮河线、表征人类活动方式和强度差异的胡焕庸线等重要地理界线,是奠定我国经济社会空间结构的重要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深圳特区建设和沿海 14 个城市对外开放,我国经济进入非均衡发展阶段。地理学家陆大道在分析我国自然基础,特别是经济布局特点和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点—轴系统"及"T"字型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构架,将东部的海岸带和自西向东的长江沿线作为全国的一级发展轴线[14]。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科学院一批学者进一步讨论了国民经济"Π"字型发展格局,认为启动"黄河经济带"规划和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5]。研究者往往比照"长江经济带"而提出"黄河经济带",以此在原来"T"字型的基础上重塑"Π"字型经济发展格局。

(一)长江经济带

沿海沿江的"T"字型开发格局被纳入 1987 年《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草案)》以及 1990 年《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此后,随着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和三峡工程建设,国家愈加重视长江三角洲地区及沿江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江沿线七省二市也积极探索加强协作的共同发展之路,并呼吁将长

江经济带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但由于沿江省市的行政体制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的制约,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一直处于规划研讨、自发探索阶段。

2013 年以来,在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推动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被共同确立为国家重大战略。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国务院为此印发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部署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同时,出台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建成横贯东西、沟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2016 年 9 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十多年来,依托资源优势、产业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以及交通便捷、内河航运发达、城市密集等优势,长江经济带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支持 21 世纪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区域。在此期间,诸多研究者围绕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16]、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17]、城镇化与城市协同发展格局[18-19]、长江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主要问题[20-21],开展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推动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落实。

(二)黄河经济带

“黄河(流域)经济带”的提法源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初主要是关注青海、宁夏、甘肃和河南等沿黄省份的区域发展,以及环渤海经济区与黄河流域经济带的联动发展、振兴黄河—陆桥经济带等相关问题[22-24]。1996—2000 年期间,一些学者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基本格局由南而北、自东向西的变化,在国土开发与国民经济“T”字型布局的基础上,开始探讨包含黄河经济带的“Π”字型格局[15],并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酝酿和启动,认为“建设黄河经济带是 21 世纪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重点北移西进的必然趋势”[25],提出黄河经济带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26]。2000 年以来,仍有学者探讨黄河经济带建设的相关问题,包括:黄河与长江两条经济带的形成[27]、黄河经济带中心城市服务能力[28]、构建黄河生态经济带[29]的意义和可行性及路径选择[30],也有研究提出重塑以经济带为支撑的新型区域发展战略,包括培育黄河经济带,使之与长江经济带遥相呼应,成为北方区域开放的脊梁[31]。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此后,黄河经济带再度被热议。有学者以黄河流域及流经 9 个省区的经济发展各具特色、黄河没有航运之利、黄河流域没有门户城市与枢纽城市为依据,认为“黄河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层面上不存在[32]。也有学者认为,对流域中下游经济社会体系建构以及对流域内整体性的联系交流而言,黄河远没有长江那样具有重要作用[33]。还有研究从区域进化发展的角度,认为区域具有某种优势,通过创新行为就可能促成某种经济带[34],黄河经济带正在依托传统文化,特别是人口聚集的中原城市群而发展,可以称为“大中原—黄河经济带”,是一个不依赖于水道的经济带,而是利用产业互补、协同与区域技术溢出而具有总体性经济的经济带[35]。

此外,不同研究中对于“黄河经济带”的划定也存在多种观点。有的以黄河流域为主体,东起黄海、渤海,西至柴达木盆地和河西走廊,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徐州、连云港)、河南(北部 10 个地市)、山西、陕西(秦岭北 7 个地市)、内蒙古(西部 7 盟市)、宁夏、甘肃和青海等 12 个省级行政单元,包含 853 个县级行政单元[36];有的考虑黄河历史上的多次改道,以及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将“黄河经济带”划定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不含东部 4 盟)、宁夏、甘肃、青海等 11 个省份[28];等等。

(三)本文观点

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海岸线)或地理通道是经济带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它所驱动的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的流动,能够带动区域的人口和产业聚集,促进经济繁荣。综观国内外经济带的形成,大多与河流通航密切相

关。在欧洲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多瑙河经济带,以多瑙河为轴线,串联起沿河的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 10 个国家的众多城市,如:知名的维也纳、布拉迪斯拉法、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等城市。该经济带涉及的国际航道全长 2 411 千米,覆盖了多瑙河 87% 的长度,途中分布 78 个港口和 100 多个码头,进一步通过莱茵河—美茵河—多瑙河运河(1992 年竣工),构成了欧洲的水上交通要道。我国的长江经济带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以上海市为龙头,南京市、武汉市、重庆市为经济节点,串联起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推动由沿海溯江而上的经济梯度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之一。

基于对黄河流经区域自然地理及经济地理条件的现实考量,本文认同“黄河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层面上并不存在的观点[32]。一方面,与长江不同,黄河不具备吸引上中下游资源及产业集聚的通航条件。一是黄河上游主体河段以及下游河段均自南向北流动,由于从低纬度流向高纬度地区,每年的封冻及开河存在时间差,因此在宁夏和内蒙古河段、下游河段容易发生凌汛,即:当低纬度未封冻河段的河水流向高纬度地区封冻河段时,受河中冰坝阻挡,易发生漫滩甚至决口。二是中游地区因有“天下黄河一壶收”的壶口瀑布,河槽陡降,河流湍急。三是下游大部分河段受中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影响而成为地上“悬河”,如:开封段的河床已高出市区地面 7—8 米,最高处甚至达 10 米以上。而且,下游河道平均宽度 5.2 千米,但过水河槽仅宽 0.8 千米,而河滩地宽 4.4 千米,滩区面积达到 3 480 平方千米。另一方面,处于黄河入海口的东营港虽然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也是国务院确定的黄河三角洲区域中心港,但其不具备带动黄河流域整体经济发展的功能[37]。同时,黄河流域的经济聚集区并不完全分布在黄河沿线,西宁市、兰州市、银川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西安市、太原市、郑州市、济南市、青岛市等主要城市的经济聚集也并不依靠流域而成,彼此间无法通过航运连接起来。

综上,由于“黄河经济带”在全国层面不存在,诸如此类的认识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如:“通过大通道的建设实现黄河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黄河航道的开发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克服黄河的通航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38]、“东营港的建设可打开黄河流域对外联系的海上通道,黄河流域下游的快速发展可以带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整体发展”[39]、“以黄三角为重点龙头加快推进黄河经济带发展,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40]等等,可能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当然,在黄河流域还是可以形成一些局部的经济聚集带,如:兰州—西宁经济带(也称兰西经济区)、宁夏黄河生态经济带、内蒙古呼包鄂经济带、郑州—开封经济带等等。

三、关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认识

(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提出

“高质量发展”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上首次明确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核心内涵是以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重大国家战略提出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旨在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体系,推动黄河流域从被动治理向主动保护的转变,破解过去或者当下存在的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冲突,全方位提升区域发展质量。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规划期至 2030 年,这是国家战略级的纲领性文件。《纲要》确立了黄河流域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验区,通过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夯实流域高质量发展基础;通过巩固粮食和能源安全,突出流域高质量发展特色;通过培育经济重要增长极,增强流域高质量发展动力;通过内陆沿海双向开放,提升流域高质量发展活力,为流域经济、欠发达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2025 年,《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出台,以“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侧重从空间上划定“三区三线”,是指导黄河流域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空间依据。

(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差异化的内涵,这就要求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语境下,探求自己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全方位的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等全面协调的发展,它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还要注重社会和环境的发展。即使是产业发展,也不能仅仅关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要注重民生产业的发展,借用生态学的术语就是构建“乔—灌—草”相结合、错落有致、联动有序的产业发展格局。同时,也不能只聚焦城市发展,还要关注广大农村地区,关注乡村振兴。黄河流域共有393个县级地理单元,在国家脱贫攻坚期间曾有123个属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41],这里的四省藏区、六盘山区、吕梁山县等都曾是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尽管经过八年扶贫和五年攻坚,这些地区摆脱了贫困,农牧民收入稳定超过贫困线,解决了“两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和“三保障”(住房安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有保障)以及饮水安全问题,但这些刚刚脱贫的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尚待时日。因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作为重要任务,这是其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特殊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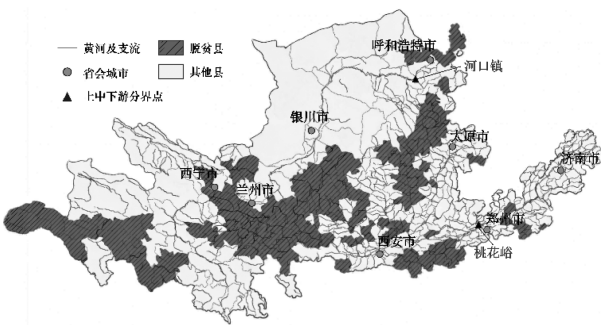


图2　黄河流域脱贫县分布

2.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以生态保护为前提

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流经黄土高原、腾格里沙漠、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等自然条件严酷、生态问题严重的区域,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这些区域跌入“生态贫困陷阱”。黄河流域脱贫攻坚期之所以有众多的贫困县,主要是由于生态环境脆弱而使得生产投入的边际产出很低,造就了初始贫困;为了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就要有更多的投入;而过度开发资源必然加剧对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扰动;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又使贫困进一步加剧或强化[42]。生态环境脆弱→初始贫困→过度开发→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贫困加剧……,这是一个自然生态环境恶劣与贫困发生乃至强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使得这些地区的发展与保护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扣”,即:要么牺牲生态,要么陷于贫困。为解决保护生态与摆脱贫困的矛盾,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中探索了“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创新之路,把生态建设作为一种产业,将区域资源禀赋及其服务功能纳入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在保护生态中实现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从而在一个战场打赢了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3.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很多,研究者针对不同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探索了许多有价值的指标体系[43-45]。就黄河流域而言,高质量发展必定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一方面,高质量发展需要有经济快速增长作为保障,在经济增长中才能实现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进而为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创造条件,离开经济增长的发展不是也不应该被认为是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经济增长能够为生态保护提供必要的资金与技术保障,而优良的生态环境又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此外,高质量发展还需要注重不同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与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也要注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致力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地区自然与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探索协调区域间保护与发展关系的生态补偿机制,满足上中下游全流域的发展需求。

4.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必定是多元化的

黄河流域范围广大,不同区域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不同区域必须因地制宜,明确各自的发展目标和特定路径,无需整齐划一。长期以来,黄河流

域已形成诸多区域协同发展板块，如：河套地区、晋陕蒙能源金三角地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关中—天水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等，它们既有各自的定位和功能，相互之间又有交叉与重叠。具体而言，一些创新资源聚集的大城市，如：西安、郑州等，有潜力成长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创新高地和引擎，基于原创驱动力促进科学技术创造，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可靠的质量改造升级现有的经济体系，辐射周边，带动区域发展；另外一些区域，如："中华水塔"青海三江源地区（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河发源地）、"华北水塔"山西省忻州（汾河、桑干河、滹沱河发源地）、"陕北水塔"白于山区（无定河、北洛河、延河、大理河、清涧河、芦河等发源地），则需要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点；还有一些区域，如：兰州、呼和浩特、银川等，可以依托自身优势而成为区域发展中心，带动省域经济发展；等等。如果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度强调整齐划一，就会陷于机械论，损害整体发展。

（三）黄河"几"字弯都市圈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构建形成黄河流域"一轴两区五极"的发展动力格局[3]，其中的"五极"是指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和兰州—西宁城市群，它们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以及黄河流域人口、生产力布局的主要载体。为深入理解黄河"几"字弯地区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正确理解黄河"几"字弯都市圈的科学内涵。



图 3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增长极

首先，地理学中的黄河"几"字弯是一个集自然地理界线、文明发祥地与重要经济区于一体的综合地理单元。它被贺兰山、阴山、吕梁山、太行山、秦岭等山系从西、北、东、南 4 个方向合围，环绕鄂尔多斯地块，经冲刷和下切而形成呈"几"字形轮廓的巨型弯曲河道，是黄河的标志性形态特征。黄河"几"字弯区域内分布着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地、黄土高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其水资源盈亏、风沙隐患、水土流失等不仅关乎自身生态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还直接影响京津和东部地区的生态安全。同时，黄河"几"字弯地区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鄂尔多斯和榆林有"中国的科威特"之称。由西套平原（又称银川平原或宁夏平原）、后套平原和前套平原（又称土默特平原）构成的河套平原，依靠黄河水灌溉，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有"塞外粮仓"的美誉。

其次，要厘清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就必须理解都市圈的内涵。2019 年 2 月 1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2019〕328 号）发布，其中对都市圈的明确界定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按照该文件，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 1 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由此看来，都市圈势必存在一个中心城市的"核"以及 1 小时通勤的辐射半径。理论上可以认为都市圈是经济圈，它把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紧密连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体；都市圈也是交通圈，它具备连接中心城市与外圈层各节点城市以及各功能组团之间通勤的发展轴线，由此基本厘定了圈内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半径；都市圈还是文化圈，它往往受地缘相近、人文同源、历史文化积淀等因素的影响，核心城市与周边区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文化认同[46]。

事实上，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及的 19 个城市群中，黄河"几"字弯内的呼包鄂榆城市群（涵盖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榆林）、山西中部城市群（涵盖太原、晋中、吕梁、阳泉、忻州等 24 个市县）、宁夏沿黄城市群（涵盖银川、石嘴山、吴忠、中卫等 10 个沿黄城市）等被列为培育发展的城市群。然而，黄河"几"字弯内在体量上能够称得上是都市圈的，或许只有银川都市圈、呼和浩特都市

圈、太原都市圈(区)。银川都市圈以银川市为核心,涵盖石嘴山市全域、吴忠市利通区及青铜峡市,包含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呼和浩特都市圈以呼和浩特市主城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并与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形成"呼包鄂乌"1 小时经济圈;太原都市圈以太原主城区为核心,涵盖清徐县和阳曲县、晋中的榆次区和太谷区、忻州的忻府区,形成 1 小时经济圈,在拓展太原发展空间的同时,引领区域资源型经济转型与生态良性循环。因此,不应把"推进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展"理解成一个都市圈,因为单一的都市圈不存在"协同发展"问题,只有多个都市圈才能"协同发展",舍此别无他解。

此外,关于黄河"几"字弯都市圈的范围也存在多样认识,如:有研究认为是黄河部分上游和全部中游形成的"几"字型环抱地区,包括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四省区的中卫、吴忠、银川、石嘴山、乌海、巴彦淖尔、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榆林、延安、朔州、忻州、太原、吕梁等 15 个地市[47];也有研究认为是处在黄河"几"字弯顶端的 3 000 千米河段所流经的区域,即:西起甘肃省白银市,经宁夏、内蒙古、陕西至山西省临汾市,面积约 55.7 万平方千米;还有研究认为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包括太原、呼和浩特、银川 3 个省会城市,以及宁夏中卫、吴忠,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包头、鄂尔多斯,陕西省榆林,山西省朔州、忻州、吕梁等 21 个地级市[48];等等。由于本文讨论的是黄河"几"字弯内的都市圈问题,至于"几"字弯内具体包含哪些城市和区域,将另行讨论。

四、结语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对于保障黄河安澜、建设美丽中国、促进民生改善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竺可桢先生认为,"地理学是建设民族的基础学问,于国计民生关系最巨"[49],"讨论自然地理区域和经济地理区域,不仅是理论上的探讨,而且也是紧密配合国家建设需要的"[50]。本文认为,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就要对于黄河流域的地理空间及其资源环境本底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据此提出的区域发展政策建议才更加有的放矢,更加符合现实需求。反之,如果缺乏对于黄河流域的充分认识,难免陷入理论研究脱离实际的境地,不仅于事无补,还有可能如顾炎武先生所言的,这类文章"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51]

此外,黄河一直"体弱多病",生态本底差,水资源十分短缺,水土流失严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沿黄各省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为突出[3]。从地理学视角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应当是从根本上处理好人地关系,这是一项涉及多区域、多主体、多系统、多目标、多利益、多阶段的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多学科的研究者立足实地调查和深入思考,开展综合交叉且专业特色鲜明的研究,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19(20):1-5.

[2]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概要[EB/OL]. (2015-03-21)[2026-02-09]. http://yrcc.gov.cn/zwzc/ghjh/202312/t20231220_365017.html.

[3]中共中央国务院.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EB/OL]. (2021-10-08)[2026-02-09].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4]生延超,李金婧,徐珊,等. 市场一体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24,46(3):462-474.

[5]乔家君,朱乾坤,辛向阳. 黄河流域农区贫困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资源科学, 2020,42(1):184-196.

[6]金凤君, 马丽, 许堞. 黄河流域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胁迫诊断与优化路径识别[J]. 资源科学,2020,42(1):127-136.

[7]李敏纳,蔡舒,覃成林. 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态势分析[J]. 经济地理,2011,31(3):379-419.

[8]杜海波,魏伟,张学渊,等. 黄河流域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 DMSP/OLS 与 NPP/VIIRS 夜间灯光数据[J]. 地理研究,2021,40(7):2051-2065.

[9]董格,张中华,王帅,等. 黄河流域资源-人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分析[J]. 西北大学学报,2024,54(3):434-449.

[10]何春,吕旭辉,刘荣增. 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J]. 生态经济,40(8):80-88.

[11]薛伟贤,石涵予,李彤. 面向环境保护的黄河流域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评估及空间格局分析[J].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24,40(3):419-428.

[12]杨吾扬,梁进社. 中国的十大经济区探讨[J]. 经济地

理,1992,12(3):14-20.
[13]陆大道. 建设经济带是经济发展布局的最佳选择: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J]. 地理科学,2014,34(7):769-772.
[14]陆大道. 工业的点轴开发模式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J]. 学习与探索,1985(2):37-40.
[15]何传启. 黄河经济带与国民经济的“Ⅱ”形发展格局[J]. 科技导报,1997(1):27-29,12.
[16]陆大道. 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的“T”字型构架与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J]. 宏观经济管理,2018(11):43-47,55.
[17]吴传清,陈文艳.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J]. 生态经济,2016,32(5):34-37,73.
[18]肖金成,黄征学.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重点任务[J]. 宏观经济管理,2015(4):25-28.
[19]曾刚,曹贤忠,王丰龙.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及其优化策略初探[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8):951-959.
[20]陆大道. 长江大保护与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关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实现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与建议[J]. 地理学报,2018,73(10):1829-1836.
[21]孙久文,张静.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时空演变与发展建议[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1):151-171.
[22]张文合. 黄河上游经济带综合开发初探[J]. 地域研究与开发,1990(2):10-13,62.
[23]杨玉珍. 关于环渤海经济区、黄河流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思考[J]. 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30-32.
[24]安伯平,王曙光. 关于振兴黄河—陆桥经济带的思考[J]. 开发研究,1993(6):35-36.
[25]霍明远,成升魁,黄兆良. 黄河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关键技术[J]. 资源科学,1999(2):8-13.
[26]安祥生,张复明. 黄河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J]. 地理科学进展,2000(1):50-56.
[27]王晓巍,温国明,李二玲. 黄河与长江两经济带形成的分形比较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08(12):77-85.
[28]王海江,苗长虹,乔旭宁. 黄河经济带中心城市服务能力的空间格局[J]. 经济地理,2017,37(7):33-39.
[29]牛国玉. 构建黄河生态经济带战略[J]. 学习时报,2018(4):123-129.
[30]张贡生. 黄河经济带建设:意义、可行性及路径选择[J]. 经济问题,2019(7):123-129.
[31]孙久文,孙翔宇. 培育经济带:重塑中国区域发展战略[J]. 现代管理科学,2017(3):6-8.
[32]陆大道,孙东琪. 黄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J]. 地理学报,2019,74(12): 2431-2436.
[33]樊杰,王亚飞,王怡轩. 基于地理单元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兼论黄河流域同长江流域发展的条件差异及重点[J]. 经济地理,2020,40(1):1-11.
[34]DETTMANN A,VONPROFF S,BRENNER T. Co-operation over distance?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5, 25 (4):729-753.
[35]王铮,丁冠群,吴乐英,等. 黄河流域区域发展优势与经济带生成可能[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2):111-118.
[36]霍明远,成升魁,黄兆良. 黄河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关键技术[J]. 资源科学,1999(2):8-13.
[37]高煜,许钊. 超越流域经济: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与路径[J]. 经济问题, 2020(10):1-9.
[38]任保平,张倩.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设计及其支撑体系构建[J]. 改革, 2019 (10): 26-34.
[39]韩海燕,任保平.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制造业发展及竞争力评价研究[J]. 经济问题, 2020(8):1-9.
[40]沈继奔. 加快打造以黄三角为龙头的黄河经济带[J]. 中国投资,2015(11):78-80.
[41]乔家君,朱乾坤,辛向阳. 黄河流域农区贫困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资源科学,2020, 42(1):184-196.
[42]刘学敏. 从生态贫困到生态扶贫生态脱贫的逻辑:中国生态扶贫生态脱贫的实践探索与理论解读[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23(3):46-53.
[43]徐辉,师诺,武玲玲,等.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其时空演变[J]. 资源科学,2020,42(1):115-126.
[44]张伟丽,魏瑞博,王伊斌,等.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同俱乐部空间格局及演变[J]. 生态经济,2023,39(4):58-66,88.
[45]张合林,王亚辉,王颜颜.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对策[J]. 区域经济评论, 2020,(4):46-51.
[46]刘学敏. 都市圈孕育着城市发展的未来[M]//顾强,刘学敏. 基于空间、人口、产业的中国都市圈多维度特征研究.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1-3.
[47]韩海伦,王聪琳.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 全国流通经济,2024(18):121-124.
[48]王芳,郭梦瑶,牛方曲. “动-静”结合视角下都市圈多层次空间格局研究:以黄河“几”字弯都市圈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2023,42(7):1243-1255.
[49]竺可桢. 中央大学地学系之前途[M]//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 1 卷).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23:588-590.
[50]竺可桢. 中国地理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 地理学报,1954,20(4):375-378.
[51]顾炎武. 日知录[M]//顾炎武. 顾炎武全集(第 19 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13:739.